

小雪降落我的城

文 芳



江南的雪，可谓滋润美艳之至了。

只是小雪，常在夜里，悄然而至。

冬若深到极其清寒的时候，心里就有隐隐的预感：该下雪了吧？

果然，一夜醒来，那点预感就应了。

把头探出被子来，空气格外凛冽。往窗外一瞧，主干道还是清爽的本来模样，一层园圆中、树尖上、对面楼宇的屋脊上，一层薄薄的白，轻轻覆盖着。终究太薄，连那层浅草都不能完全盖住，一道儿白，一道儿青，一道儿褐，园圆也穿上了带水纹的花衣，兀自娇俏着。

看见雪，总是惊喜的。孩子们早就在雪地里嬉戏了，抓一把洁白的粉末，感受彻骨的清凉，却不觉得冷，你丢向我，我丢向你，格外的高兴，锐声叫喊，奔跑，追逐，一忽儿，头上就有了腾腾的热气。这冬，仿佛也叫他们给搅热了。

也会像个孩子一样，去雪地里玩，我却并不撒野，只看园子里薄雪晕染的万物。

山茶依旧开得正欢，每一朵盛放的，花盏中盛一点雪，花蕊就悄悄地藏起来了。晶莹的白映着娇妍的红，鲜明绮丽。小小的花蕾，只花尖上一丁点儿白，像鼻尖儿粘上牛奶泡泡的小孩，调皮可爱。落花一地，只不过昨天的它们还在迎风招展，今天就老老实实在白雪的怀抱中，安静不动。

松柏的叶子和竹树的叶子上，都有薄薄的冰凌，叶片就变得厚重了，压得枝条沉沉下坠，你便可以清楚地瞧见每一片叶尖水滴状的冰挂，晶莹剔透。

梅花也开着，它是真的一点儿也不怕冷的，下了雪，反而更香了。

这点小雪，并不能使小城变成银装素裹的纯白世界，可是，就是这薄薄的一层白，使雪野里的色彩，变得愈加缤纷。红的花，黄的花，绿的叶，青的草，黑的路，褐的土，白的雪。

小雪夹杂冻雨，路面是结了冰的。可是，赶早上班的人们，惊诧地发现，路面依旧干净清爽。原来，更早的时候，街道上那么多红马甲、橙上衣、绿套装，他们忙碌着，铲冰，溶雪，清扫道路，这座下着雪的小城，因了这些耀眼的颜色，变得更加温暖。

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我当然羡慕北方。可是，我的南方，下点小雪，我也很满足了。我总是会在小雪飘落的时候，想起鲁迅先生《雪》的那段描述：“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；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，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。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，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，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；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。蝴蝶确乎没有；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，我可记不真切了。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，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，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。”

他的描述，真美。

小雪的城，亦美。

冬雪·鸬鹚

范 诚

比洋鸭子长的多。鸬鹚善于潜水，能在水中以长而钩的嘴捕鱼。

乡下人说，落雪不算冷，融雪最寒冷。下雪或雪后，鱼儿容易集中在一起，这时，正是放鸬鹚捕鱼的最好时机。

只见水面上，两只渔船不停地摇动着，鸬鹚们一会儿钻进水里，一会儿叼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儿冒出水面，游向渔船，像向主人表功一样摇动着脖子。船家一看见，赶紧把船摇向那鸬鹚，把鱼儿从鸬鹚嘴里取出来，再把鸬鹚放进河里，让它们继续潜水捕鱼。这样，有时这只鸬鹚嘴里的鱼还没有摘下，那只鸬鹚又叼着鱼儿出来了，船家手忙脚乱，来回招呼，真是不亦乐乎。岸边拥上好些围观的人群，尤其是孩子们，不时发出阵阵欢呼声、惊叫声。

据大人们说，这捕鱼的鸬鹚每个脖子上都戴有一个脖套。因为鸬鹚很能吃鱼，一般斤把重的鱼，一口便吞下去了。而它们一旦吃饱了，便不再捕鱼。所以人们把它们戴上脖套，让它们叼上鱼后，吃不下去，只能找船家把鱼取下来，如此循环往复，不停地捕鱼。当然，等到鸬鹚捕鱼结束后，主人会摘下它们的脖套，把准备好的小鱼赏给它们吃。

后来读夏衍的报告文学《包身工》，里面描绘资本家剥削工人，就像给工人戴脖套一样，写的就是这个。这比喻确实形象而生动，一时间我觉得养鸬鹚捕鱼，是一件并不光彩的事。

长大以后，很少见到那鸬鹚捕鱼的场面，大概是因为环境恶化，鱼少了的缘故。有一次，我到故乡的宛家岔采风，看到河畔的古树底下，有一群鸬鹚在歇息着，竟感到很惊奇，原来还有人养着鸬鹚。

然而，那鸬鹚雪中捕鱼的场面，只怕很难见到了。

连续几天雪，麻雀们便断了粮，出来到处觅食。我们拿着弹弓，追着麻雀到处跑。又找来米筛，用一根小木棒撑着，小木棒上系一根线，我们躲在暗处，手拿着线的另一端。在米筛下撒几粒谷子，等着麻雀来吃。等到麻雀们吃得忘乎所以时，线一拉，麻雀便罩在米筛下，成了囊中之物。不过麻雀相当狡猾，往往只上来一只，站在边缘，啄几粒谷子便飞走了。再加上我们年纪小，看到麻雀吃谷子了，往往抑制不了兴奋，发出声响，麻雀一惊，早飞走了。所以，我们收获往往很少。不过我们因此认识了麻雀，这小动物真精，正应了我们平常骂人的话：真比小麻雀还精！

在我六七岁时，一次雪中进城，在资江上看到鸬鹚在雪水中捕鱼的场景，那鲜活的画面，至今不忘。

那年的雪下得比任何时候都大，冰冻很长一段时间，屋檐下、枝头上挂满冰凌，农田里和池塘里的冰很厚，孩子们可以到上面跳跃、嬉闹。

我跟着大人进城，到了资江河畔的白公渡口。那平时静静的渡口，此时沸腾起来了。因为温差的缘故，那水像被煮沸了一样，一层白色的像蒸汽像雾霭的东西，在河上蒸腾着，在水面缭绕着。过渡的人多，渡口有几艘渡船在摆渡，许多人在等船。渡口不远处，有两只渔船在忙碌着，那是放鸬鹚的渔船。许多鸬鹚在水中捕鱼，那情景可热闹了。

鸬鹚在我们那里也叫水老鸦、鱼鹰，是一种驯养的捕鱼的动物，黑色，有点像洋鸭子，但脖子和嘴

故乡的第一场雪

唐兰荣

“喜”字，村里的男女老少就会聚集到这家来道喜。新贴的对联，噼噼剥剥的鞭炮声，穿着新衣的新娘，红红火火的场面映红了每一张笑脸。一群顽皮的小男孩顾不上擦去鼻涕，在人群中跑来跑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毫无征兆，没有一丝防备，故乡的第一场雪就在这个夜晚悄然来临，虽不及北方的厚重、坚毅、粗狂，但是更细腻、更温婉。

雪在故乡就这样下着，那是一种非常熟悉的景象，闭上眼睛，感觉雪就在头顶飘着，纷纷扬扬，优雅恣意地翩翩起舞。我弯腰捧起一把，用力攥成一个雪球，用力抛去，童年的记忆就在这一抛之间，纷落眼前……

总喜欢在飘雪的日子里看那些洋洋洒洒的雪花，它们像一个个美丽的精灵，充满了灵气。银装素裹的田野，既有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

南方的孩子，冬天最高兴的，莫过于下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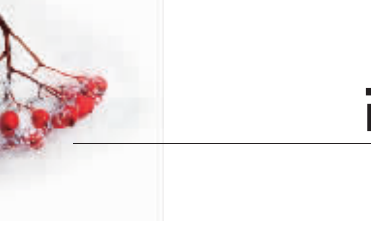
每当雪花飞舞，山野田园一片银装素裹，屋前屋后的道路和空地被白雪覆盖着。冰天雪地，除了视觉上给孩子们新鲜之外，还给孩子们增添了许多玩法，许多的乐趣。

总觉得我们小时候天气要寒冷一些。

每到冬天，清晨，我们裹着薄雾，脚踏寒霜去上学。路边的水田里都结了冰，像一块块玻璃。我们奋力把冰块搬起来，只听到一阵清脆的声音，冰块断裂了，就像破了的玻璃。我们不怕手冷，把冰块拿起来，从小火笼里夹起烧红的木炭，对着冰块去吹。随着木炭吹得通红，那冰块便溶出一个个小洞。我们用稻草穿过去，捆起来，提着或背着冰块行走，好玩极了！

冰层厚时，我们可以站在冰上玩耍、追逐、嬉闹，有时不小心踏破了冰，布鞋、袜子浸湿了，也不要紧，爬起来，拧干了水，继续穿着。到学校用小火笼烘烤一阵，就干了，只是气味难闻。奇怪的是，虽然受了凉，竟很少感冒，大概是孩子们的热情早把寒冷驱跑了。

放学回家后，我们用家中的板凳做雪橇，在雪中利用惯性滑坡，有时滚得鼻青脸肿，也乐此不疲。我们还自制雪橇，用两块木方，在上面钉一排木板，可以坐。而在木方下面必需钉上两块竹片，才滑得动。竹片前边要翘起来，我们就学着大人的办法，用火熏热，再将它扳弯，冷却后便翘起来了。这种自制雪橇在斜坡上滑得很好，到了平地却不行了，要人推、拉或坐雪橇的人用两根木棍撑。



寒风呼啸，冻雨淅沥，又一个冬天姗姗来临。

天气预报里说，这几天有雪，我竟然兀自地高兴起来。顷刻间思绪纷飞，我想起了故乡的冬日，故乡的雪。

虽然目前我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市离老家不是很远，但一年中终究难得回去几次，姑且就把它称为故乡吧。不知道为何，在这冬日的天气里，愈是冷，我对故乡的怀念就愈发浓烈。想起那些凋零的树，那些枯黄的草，那田间一堆堆稻草垛，也想起故乡那静默的山峦，那聚居在山脚或水边的村庄，那些依旧生活在故乡的沉默的人。

总是记得，冬日的故乡处处洋溢着喜气和欢笑。嫁娶或是新房“过火”的良辰吉日，似乎都被乡亲们注定在这个季节。谁家门上贴起大大的

